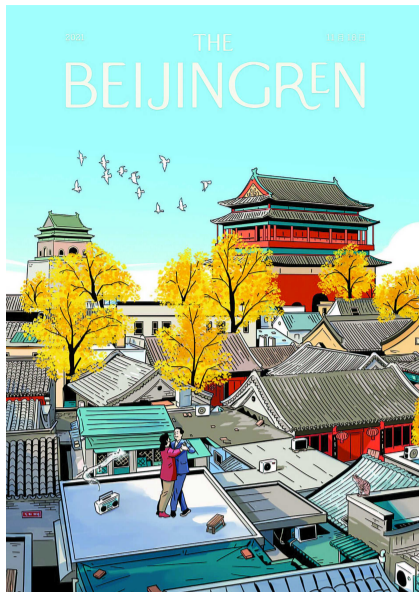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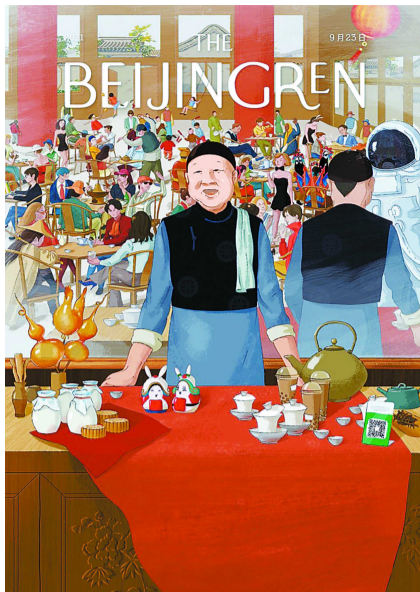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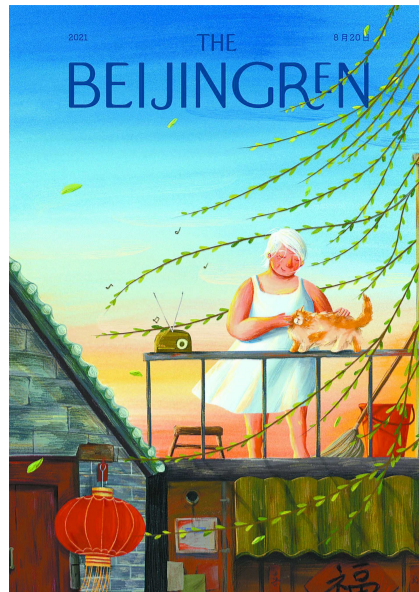
Nelson Guan 作品



Peter Zhao 作品



Xinyue Hu 作品



Julie Jade Noens 作品

一位法国创意人发起征集,60多位艺术家用插画呈现心目中的北京 不同视角之下的“北京面孔”

晨报记者 孙立梅

豆汁儿、焦圈、烤鸭、茶馆儿；遛鸟的大爷，穿汗衫的球迷、盛装的花旦；冰场、天坛、故宫、长城……每个元素，都鲜明地指向同一座城市：北京。日前，由法国创意制作人 Benoit Petrus(中文名沛本诺)发起的“The Beijingren 京誌”项目图书正式上架。60多位艺术家将自己心目中最能代表北京的人物、景致、场景等，通过插画的形式表现出来，让读者得以见识不同视角之下的“北京面孔”。2019年，Benoit曾发起“The Shanghaiaren 沪誌”项目，邀请艺术家们借鉴美国杂志《纽约客》(The New Yorker)标志性的插画封面，来表现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风情和无穷魅力。

对城市的表达更细腻自然

Benoit直言，“The Beijingren 京誌”并不在他原本的计划之内，但在做完“The Shanghaiaren 沪誌”之后，经常有读者、画家追问：下一次要做哪个城市？而答案当然是呼之欲出的：北京。

2021年8月，Benoit正式启动“The Beijingren 京誌”项目，向上百位插画家发出了邀请。基于之前做The Shanghaiaren的经验，Benoit希望找到更鲜活、更接地气的艺术家和作品。“他们更多来自于北京，或是居住过北京，我们希望他们对城市的体验更加细腻、自然和个人化。”

在最终入选画册的作品当中，Benoit自己非常喜欢一张由Peter Zhao创作的插画。Peter避开人群、车流和高层建筑，落脚于二环内的胡同群，视野中只保留起伏的平房屋顶、金黄的银杏树和远处的钟鼓楼。一对夫妻在屋顶练习交谊舞，用老式收音机播放伴奏的曲子，不知谁家的小猫端坐注目。“这样的屋顶文化似乎是北京所独有的，而这幅画富有诗意，让我感受到秋日的北京自在而美好。”

胡同，确实是很多插画家关于北京的共同记忆点。来自布鲁塞尔的平面设计师Julie Jade Noens从小在北京长大，虽然住在高层住宅中，但北京最让她感到亲切的就是内城的胡同。

最有代表性的“城市面孔”

“The Shanghaiaren 沪誌”和“The Beijingren 京誌”的策划，都是向以《纽约客》(The New Yorker)为代表的杂志封面的致敬。

《纽约客》创刊于1925年，以刊登新闻、小说和评论为主，并很快形成独特的大都会文化风格。这

本杂志影响了几代美国人，即便在海外也拥有众多粉丝。

在内容之外，《纽约客》的封面以鲜明的插画风格著称。杂志社邀请当代最优秀的插画师进行创作，展现纽约人的生活日常，每期封面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。

在《纽约客》的封面作者当中，最为中国读者熟悉的当属前不久刚刚去世的大师让·雅克·桑贝。1960年代，桑贝为绘本《小淘气尼古拉》画插图，名声大噪。从1970年代起，桑贝开始为《纽约客》创作封面，迄今为杂志画了100多张封面图，这在《纽约客》是史无前例的。桑贝也被中国画家几米视为偶像，在几米绘本中不难看出桑贝的影子。

正因为《纽约客》封面的鲜明风格和独特魅力，2013年，在法国，超过100名艺术家被邀请创作虚拟杂志《巴黎人》(The Parisian-er)的封面，来展现不同视角下的巴黎。

2016年，东京也发起名为《东京客》(The Tokyoiter)的在线虚拟杂志封面设计项目，邀请当地艺术家仿照《纽约客》的设计风格设计封面，主题就是“尽可能地展现东京的美和特点”。在官方网站上，发起者这样写道：“东京这座神奇的城市，随时充满了故事和灵感。我们希望通过封面设计的项目展现东京的迷人之处。也借此机会，向《纽约客》杂志表达敬意。”

在加拿大，也有策展人发起《蒙特利尔人》(《Le Montréalier》)创意项目，邀请插图艺术家和脚本作家，创作虚拟杂志封面和城市故事。

虽然杂志是虚构的，但每幅封面所体现的，却是真实的事件和文化。正是在看到《东京人》和《巴黎人》的项目之后，从2014年起就在上海长期居住的Benoit，萌生了做“The Shanghaiaren 沪誌”项目的念头，并于2019年付诸实践，征集了这些具有“魔都气质”的插画作品。

[插画家眼中的北京]

疫情之下，我回到北京，想以新的视角来观察体验这个我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城市。我开始认真探索那些胡同：宽窄参差的灰砖瓦房夹着一条条纵横交错的大小巷子，独特的空间形态和奇趣的名字背后总有故事。

今年年初一个还有些春寒的下午，我走在一条胡同里，抬头看到一位老奶奶在她的瓦房阳台上喂一只大白猫。画面很日常，甚至有些普通，但却深印在我记忆里：斜的阳光懒懒地抚在她和猫身上，勾出一圈橘色的轮廓；一阵风过，刚冒芽的柳枝在我们头顶摇动，但风声却盖不住老奶奶的唠叨：“少吃点儿，你都这么胖了。”我想通过这幅封面绘出自己在那一刻感受到的温馨，也希望你能在繁忙的一天之后，稍稍放缓脚步，留意这些寻常又让人难忘的北京画面。

——Julie Jade Noens

我最喜欢冬天的北京胡同：街角飘着烤红薯的香和糖葫芦的甜，随处可见那些或眯眼休憩或墙边散步的小猫小狗，裸露的树杈和房顶的灰瓦静静相映，再也没有比这里更能给我归属感的地方了。即使现在的北京高楼林立设施便捷，当我想度过一个惬意舒适的下午时，依然会选择转身钻进胡同里。

——阿仁

提到北京，自然想起传统小吃豆汁儿和焦圈。有相声段子讲，想判断一个人是不是“老北京”，只需把他打晕后，掰开嘴灌一口豆汁儿——凡是跳起来骂娘的都不是；如果一抹嘴问：“有焦圈儿吗？”就肯定是了。澡堂曾是北京老城区生活不可少的公共空间。寒冬时节，在浴池里泡一泡，舒服极了——老

人们一个个泡得童颜鹤发、神采奕奕，年轻人也一泡解千愁，用两个字概括就是“舒坦”。

在日常生活中寻得惬意，是我眼中老北京文化的一个特点，所以我让豆汁儿、焦圈、澡堂泡澡人的形象巧聚一处，通过画面传递那种寻常市井的闲趣惬意。

——Sara Liang

北京冬季的天空大多时候很蓝，映衬在光秃秃的树枝背后，萧瑟却不让人觉得寒冷。我从小在南方长大，第一次看到北京的什刹海溜冰场觉得很稀奇。大人和孩子们在厚厚的冰面上滑着冰车，也有很厉害的冰上健将们从他们身旁倏然而过，冰刀画出优美的弧线。那场景散发着一种单纯的快乐：在冰上玩的人，似乎不论多大年纪，都回到了孩童时代。

创作这幅封面时我留心给予每个人物的衣装、动作和神态独特可辨的细节，希望能描画出生动各异的形象。远处的钟鼓楼矗立于彼已经几个世纪，它们现今不再报时，好像静默着观看脚下这充满人烟趣味的冬日景象。

——Nelson Guan

说起北京，我立刻想起老舍先生的话剧《茶馆》：喧闹的茶客，手拎长嘴壶、脚下麻利的店小二，站在柜台后憨态可掬的老掌柜。来往的人们，有各自的苦辣酸甜；说不尽的故事，在这里碰撞共鸣。可以说，茶馆就是微缩的老北京城。

我以茶馆为这幅插画的主体场景，构图灵感则来自马奈的名作《女神游乐厅的吧台》。原作中的年轻女侍者被我换成头戴瓜皮帽的老掌柜，在镜子前笑看厅堂里身份迥异、来自不同时代的客人：唱京戏的演员、时尚达人、从武侠世界穿越而来的侠客、年轻

白领等等；北京民间传说中的兔儿爷化身兔女郎，穿梭于茶桌间。老掌柜就像北京城，开放大度地笑迎绚烂的大千世界。我在画面中留了一个彩蛋：荷兰画家维米尔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也坐在某张桌前。各位看官能找到吗？

——Xinyue Hu

我在北京出生长大，小时经常在路边看到围成一圈观看象棋局的老大爷们。他们十分投入，仿佛是在参加一项重要的比赛。有时下棋的乃至观棋的人因为某一步棋争执起来，让人想起京剧里哇哇大叫的花脸武生。激烈的棋局引来路过的行人、头发刚剪了一半的人、路边的环卫工人、刚买完菜准备回家做饭的人，就连飞机上的乘客也甚是好奇地从空中观望。

北京独特的城市发展史造就的包容气场把各类人都聚在一起，并能让他们舒服地自己的轨道上“行驶”，虽然速度不一但也不大会互相冲撞。我希望能描绘出北京的一种性格——借用作家老舍先生的一句话就是：“除了为小猫上房、金鱼甩子等事儿着急之外，谁也不急吃白脸的。”

——郭垠

我的封面插画是关于冬泳，有一些北京人热衷于户外运动，冬泳就是其中一项，他们认为冬泳可以强身健体，有趣的是这类人都是中老年群体。每到冬天和初春，在北海公园里常能看到冬泳的人，远处是北海公园的美丽景色，近处是北海公园标志性的汉白玉围栏，冬泳者在水中游泳，静谧的湖面上有着好看的涟漪，湖面的结冰还未融化，柳树已经发了新芽，湖面上还结着冰，这是我对于北京的有趣的记忆。

——Fishhor